

湖水映日满山清

顾 文

在曲樟乡井山村“小洱海”，我看见湖水成为翡翠，远山变为水墨，心一下子就松弛宁静下来了。

这个地方，是为心灵而准备的。

这是一次愉快的行程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和北海部分作家到曲樟，为“小洱海”开旅游笔会。

于我来说，见了想见的人，看了想看的风景，说了想说的建议，人生快意不过如此。今日注定是有刻度的生命时间。

北海唯一一个乡，“举行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旅游笔会”。会上，乡领导如是说。

幸运是有先兆的，知微见著。

我想，这个有着“小洱海”的曲樟乡，中了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的“见微以知萌，见端以知末”之预言了，旅游将开新篇！

这个诗情画意的新名称“小洱海”是旅游者有感而赐，其实原名叫六湖垌。这里是大廉山下富甲一方的小平川，曾经物产丰富，出了贡品“香山鸡嘴荔”，出了北伐名将陈铭枢。

现在已是“高峡出平湖，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”。当年（1958年），合浦县十几万水利大军在南流江畔大会战，拦截南流江支流，兴建合浦水库。

我们乘坐的船行驶的这片水域，原来叫六湖垌，由大片田野、六个天然湖泊（赤子湖、养珠湖、官塘湖、深湖、青湖、黄泥湖）和十几个村庄组成。只因修建合浦水库，这些村民从此离乡背井，迁徙到其他地方。修成了的合浦水库是国



乡情

回老家，种地去

华智慧

几个月前，老家整个村子都拆了重建，我家老房子推平之后，连着地基、水泥场和房前屋后，闲置出一大片土地。不忍心让地空着，更想起儿时母亲操持打理下的碧绿菜园，我遂萌生了开荒种地的想法。

说干就干，虽说早已过了“清明前后、种瓜点豆”的最佳时节，但我还是趁着休息日，开始一趟趟地往老家跑。幸好家里的一应农具都还在，除草、翻土、筑垄、开沟……小时候跟着大人劳作的记忆场景，仿佛又血脉觉醒了一样。由于近期干旱少雨，土地板结，比平日里多花了不少力气，光是准备工作，就用了好几天时间，直累得我腰酸背痛，算是重新切身体会到了农事之艰辛。

开垦过后，就开始播种了。再从头开始撒种、育苗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好在现在采购方便，东拼西凑地带去了满满一泡沫箱的秧苗。那些蔫头耷脑的，是网购快递来的；那些生机勃勃的，是在菜市场老农手里买的。丝瓜、南瓜、玉米、西瓜、番茄……林林总总，贪心地把想整个当季能种的瓜果蔬菜都搬回来。好在每样都只是三五棵，也不是很占地方。后来又陆续补种了杨梅、砂糖橘、秋葵、甘蔗等。亲手把一棵棵秧苗埋进土里，再培好土，浇上水，仿佛埋下了一个个希望。

老天不负种地人，在我的精心浇灌下，秧苗们一株株慢慢抬头挺胸、趾高气扬起来。特别是那几株番茄和丝瓜苗，枝枝丫丫快速地伸展开来。我特地去竹园砍了竹子，插在番茄苗边上做固定。丝瓜的要求可要高得多，不仅专门搭了架子，还去路边拖了几扇废弃的铁丝网，覆盖在架子顶上，供它们以后爬藤挂果。

连续几周拾掇下来，菜园子终于有了几分模样。匍匐前进的西瓜、攀援而上的丝瓜、大珠小珠的番茄、横生枝节的甘蔗等，给原本荒芜的土地带来了蓬勃生机。伴随着菜苗茁壮成长，杂草也随之疯长。我于是想到顾城在诗里说的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”，心里便忍不住吐槽，哪有那么多的诗意，只有除不完的杂草。这大概这也算是成长的烦恼吧。

每次满身泥巴回到家里，已经迁居城市的母亲总少不了唠唠叨叨，“平时工作忙，休息日也不歇一歇，还去瞎折腾啥啊”。其实，我知道侍弄了大半辈子土地的母亲，是用“抱怨”的方式，向我打听土地的消息。

关于土地，林语堂曾言：“让我和草木为友，和土壤相亲，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。”平时也常听到有人讲，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。”对于国人来说，尤其是从农村走出去的那一辈人，土地是特别的存在，它一言不发，却包容万物，可以是失意时避居的后院，也可以是成功者喂马劈柴的桃源。于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而言，我明白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根都扎在土地里。老家的那片土地，不仅孕育了四季飘香的瓜果，更是给了我一个不得不回去的理由。

家大一型水库，范围跨越钦州市浦北县、玉林市博白县和北海市一区三区，由小江水库、旺盛江水库、清水江水库和湖海运河组成，总集雨面积1181平方公里，总库容12.5亿立方米。而六湖水库是合浦水库的主体部分，为河道型水库，这长约20公里，最宽处约1.7公里，就是今天所说的“小洱海”啊！

将来，我们可以潜游水下，去俯视水底村庄，是探险旅游精彩且刺激的一环。那里面有千年古树、百年老屋，甚至还有万年的碑石。

今天，我们是乘船去陈铭枢故居参观，也可以说瞻仰。故居所在的曲樟有一半在水底，有一半在水边。

这片山水走出的陈铭枢，字真如，是客家人。他早年加入同盟会，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，曾任黄兴卫士。他参加过北伐战争，1928年12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。他反蒋抗日，曾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，后代理行政院长。1932年他指示十九路军在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中奋起反抗日军。1933年11月，他又在福州参与组织成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与蒋介石彻底决裂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主张团结抗日，组织发起“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铭枢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、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。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、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，是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，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参天之树必有其根，环山之水必有其源。我们去参观他的故居，感受这里人文与历史，理解陈铭枢的情怀。这些，都是后人的必修课。

感恩、传承、创新、家国、世界，这五个词曾经构筑了中国的历史，也将赓续中国的未来。

在陈家祠堂，陈建功看得特别仔细。他曾是全国政协

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他说，他们陈家祖地在离这里不远的南康镇，与这里的陈家其实同属一脉，都是从内地迁来然后开枝散叶……

参观完后，我们站在陈家祠堂门口前照相，见前方有酷似马鞍的山峦，右边有远山近岭，层叠两路，一路山浩浩荡荡，一路岭如同护卫。过去由于工作的缘故，我曾常常陪同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来参观陈铭枢故居，有一位老者看了祠堂曾言，此处格局与气象了得。

今日重游，觉得中国文化，加上中国人的情怀，也许是今天曲樟旅游的灵魂。

人杰必因为地灵，地灵必定会富庶。

此处香山鸡嘴荔枝远近闻名，它是有传奇故事的：相传明末清初，广东增城一官吏赴任途中经过香山，因天气炎热，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荔枝解渴，并将荔枝核丢弃在路旁。几年后，开花结果，果实清甜可口，并且核小形似鸡嘴，当地人就把这种荔枝叫香山鸡嘴荔。

1995年，香山鸡嘴荔枝荣获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；2007年，被评为“中国十大荔枝品种”；2013年，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地理标志农产品；2015年，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产品。

当然还有更为传奇的轶事记载：1958年6月，五保户朱日道怀着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，采摘了十多斤最好的香山鸡嘴荔寄给毛主席品尝，并附信致谢，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回信，信中对鸡嘴荔枝表示了赞赏。香山鸡嘴荔枝，由此名声大噪。

朝发夕归，“小洱海”一日考察虽然是走马观花，但是，“江山如画心倾国，物我两忆已深情。湖水映日春浪漫，翠竹摇风满山清。”

我想，这里的旅游，应会有轰轰烈烈的开始，也会有经年不衰的高潮。



暗香涌动

周文静

摄

众生相

退群

何美英

星期六的早上，我和阿苑坐在“福满堂”一个角落，周围是热闹的早茶氛围，热气腾腾的点心被服务员端上桌，飘着诱人的香气。我咬了一口虾饺，一边回味着鲜美的味道，一边问阿苑：“怎么好久不见你在同学微信群冒泡了？”

阿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退群了。不止同学群，很多非必要的群都退了。”

我搁下筷子，疑惑地望着她。阿苑向来是微信群里的活跃分子，每日“早安”“晚安”不断，逢年过节时的“红包雨”中更是从不缺席。

她见我这般模样，笑了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以前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各种群消息源源不断，真的快被逼疯了。”

“就说那个同学群吧，”阿苑开始讲述，“每天早上刚睁开眼，手机就响了。不是有人在群里发早安问候，就是有人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养生知识。我本来还想睡个懒觉，结果被这些消息吵醒了。有时候，群里还会突然莫名其妙地争吵起来。比如，有人发了一张自己旅游的照片，结果就有人开始吐槽照片里的景点不好，或者质疑别人旅游的费用来源。大家争论不休，谁也不让谁。我看着这些，心里烦得不行，本来想在群里轻松一下的，结果心情全被破坏了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有时候，同学微信群就像一个小型的舆论场，各种观点在碰撞，稍不注意就会引发一场“战争”。

“小区群呢，”阿苑接着说，“每天都有人发各种通知，什么物业管理费、垃圾清理费、邻里纠纷情况等。有一次，楼上的人家不小心把水漏到楼下住户家，结果群里就炸开了锅。楼上的人说不是故意的，楼下的人却要索赔。整个群里都是他们互相指责的声音，我看着都头疼。而且，小区群里还有一些人喜欢发一些不实的信息，比如什么小区附近要建垃圾场啦，或者什么地方有小偷出没啦。每次看到这些消息，我都得花时间去核实，生怕自己被误导。”

我点点头，小区微信群的烦恼我也深有体会。有时候，群里的一些消息确实让人感到焦虑，而且难辨真假。

“家长群更是荒唐。明明孩子都在一个班，偏要分出三六九等。赵妈妈天天晒女儿弹钢琴的视频，李妈妈必跟帖自家儿子的奥数奖状。最可笑是上周，为着春游带寿司还是饭团，四十几个妈妈在群里辩论到半夜，引经据典，堪比学术研讨会。”

“还有那个兴趣爱好群，”阿苑继续说，“一开始加入的时候，我还挺开心的，想着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交流。结果，群里的人水平参差不齐，有些人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作品，或者贬低别人的努力。有一次，我在群里发了一张自己画的画，本来只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结果就有人开始说这画不好看，颜色搭配有问题，构图也不合理。我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很失落，本来想在群里得到鼓励，结果却是受到打击。而且，兴趣爱好群里还有一些人喜欢组织各种线下活动，但每次活动都很难协调时间，最后常常还是因为时间问题而取消。我觉得这样的群对我没什么帮助，反而让我感到烦恼。”

听了阿苑的讲述，我心里也有些感慨。这些微信群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不少烦恼。它们就像一个个小漩涡，把我们卷进去，让我们在各种信息和情绪中挣扎。

“所以，我决定退出这些群。”阿苑坚定地说，“一开始，我还有些不舍，毕竟这些群都是我曾经加入的，里面也有一些朋友。但是，当我真正退出后，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安静多了。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，比如读书、画画、运动。我发现，没有了这些群的打扰，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。”阿苑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轻松和自在。

“那你现在还会加入新的群吗？”

阿苑笑了笑：“当然会，但我会更加谨慎。如果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群，比如学习交流群，或者公益组织的群，我会考虑加入。因为这些群能给我带来正能量，让我学到东西，或者帮助到别人。但如果是那种只是为了消遣或者炫耀的群，我不会再轻易加入。”

听了阿苑的话，我心里也有了想法。也许，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微信群组进行一次清理了。



含苞欲放

鱼鱼摄

百姓人家

父亲的茶园

黄美莲

父亲喜欢喝纯手工炒制的绿茶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泡一壶浓香醇醇的绿茶。色泽淡绿的茶水，扑鼻而来的茶香，开启了父亲美好的一天。

早餐伴早茶，是父亲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苏轼说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父亲是“一日无茶，浑身难受”。

除了绿茶，他对其他茶叶都不感兴趣，无论是多么有名气的茶，他几乎不喝。有时候我们会泡些陈茶喝，他总是说：“陈茶有什么好喝，一股陈年发霉的味道，哪有我买的绿茶芳香醇厚！”

父亲年轻时就爱喝绿茶了，可是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稍好的茶叶也是奢侈品，想多喝也不成。村里种的茶虽然是味道很一般的细叶茶，却也是村民的抢手货。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下地干活，抓一把老茶叶，往水壶里一塞，再注满开水，便是最好的解渴饮品了。

为了实现喝茶自由的愿望，父亲决定找些高产的茶种回来种。

父亲喝过云南大茶之后，就爱上了那种味道。他想办法从外地买回了几十株云南大茶的茶苗，种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。茶树行距严格按照比例，分上下两畦。经由母亲精心打理，茶树长势喜人，很快便有了收成。喜欢尝试种植新品种的父亲还买回两株沉香树，分别种在茶园的上下方。沉香树慢慢长成了大树，像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父亲的茶园。

年复一年，茶芽长了一茬又一茬。一拨又一拨的亲戚朋友到过父亲的茶园采摘，不少人品尝过我家茶园的绿茶，都赞不绝口。

父母离开故乡后，茶园由乡下的亲人打理，每年清明前茶芽开始长出来，长到一芽两叶时，是最佳的采摘时间。到了适合采摘的时候，负责打理茶园的堂嫂便会告诉我，叫我回家采摘。有时候我没有空，堂嫂便来采摘，炒好，等我回去取。

后来，年事已高的父母没有再回去看过那个茶园。我每次回去，都拍照给他们看。茶叶带回来，他便呼朋唤友到家里品茶，所以家里经常茶香氤氲，热闹非凡。可是，这种温馨画面随着父母去世，现在已成为记忆。

再后来，堂哥堂嫂因孩子的原因，也经常住到城里，而哥哥和弟弟不喜欢喝绿茶，对父母的茶园不感兴趣，父母的茶园慢慢就疏于打理了。

今年清明节回去，我到茶园摘了一会儿茶。园子里茶芽不多，也许是我去年回家时修剪得不好，茶芽长得参差不齐。通往茶园的小路，已被荒草淹没，幸而堂嫂回家时帮忙打理，茶园才不至于荒芜。而沉香树长得更高了，树干上爬满了藤蔓。

我摘了一捧茶叶，不是为了品尝茶的甘醇，而是因为那份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。父母的茶园，承载的不只是岁月，还有可贵的亲情。

野趣

踩螺

玫红

住得离大海并不远，但不常去。初夏的一天，忽然来了兴趣，几个人相约，到海边踩螺去。

说是去海边，其实是到江与海的交汇处，红树林在这里连片安营扎寨。我们来到红树林边的一处沙洲，沿着沙洲的浅水滩涂开始踩螺。

沙洲四周是白茫茫的水面，上午的水体还有点凉。当我们的脚踩到水中的沙子时，沙子被脚板的压力给搅动起来，沙子很快没过脚面，水也被搅黄了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，偶尔在软软的水下沙地里踩到硬硬的东西，用手抓起来看，果然是螺。文蛤有一些，但少，多是粗糙的牛屎螺，不管好恶，踩着了便是一阵欢呼。

原来是一伙的人群，慢慢散开了，各踩一路。我来来回回在水里踩，兴趣盎然，其他人也是。我踩了一大片滩涂，捡到了半袋海螺，成就感满满。

我一边踩螺一边看海，我觉得看过海的人和没看过海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在海边踩过螺的人和没在海边踩过螺的人也是不一样的。踩了半天螺，看了半天海，我觉得大海把我平时想说的、不想说的都冲走了，只把藏在沙子里的海螺留给我。